

裹挟在粽香里的母爱

陈冬梅



我的家乡坐落在南方连绵的丘陵深处，山脚下的老屋被一片金黄的稻田环抱，门前流淌着一条蜿蜒的小河。每到端午，凉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掠过屋檐，檐下悬挂的粽叶轻轻摇曳，仿佛在诉说一段被岁月浸润的故事。而故事里最鲜活的主角，便是我的母亲——一位用双手编织温情的乡村女性，一个将爱意都揉进糯米与粽叶间的“包粽匠人”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家乡每个农历月份都会有一至两个传统节日。春节、端午节和中元节都是包粽子的节日，春节包的是四方粽，端午节和中元节包三角粽。四方粽较大，一个足有一斤多；三角粽小巧，一个只放二三两米。

包粽子用的是糯米，母亲会在节前几天张罗这场包粽“盛事”，先把糯谷挑到村里的碾米房碾成糯米。还是生产队时，我家每年都会分得七八十斤糯谷，后来分到田户，母亲也总要

安排三五分水田种点糯谷，都是为包粽子和过年做糯米水糍粑所备。就连包裹粽子的箬竹叶和捆扎用的马莲草，都是母亲亲手栽种。她在家门前的菜园围栏边种上箬竹和马莲草，中元节前用镰刀割回墨绿的箬竹叶和马莲草，一部分现用，一部分晒干后留存。

包粽前一天，母亲把箬竹叶和马莲草放到煮沸的开水锅里煮软，然后吩咐我们拿到家门前的河边清洗。端午包粽子，由于新的箬竹叶还没长好，用的是往年留存的箬竹叶，而“意外”总会在这个时候发生。往年，箬竹叶晒干后被捆成一卷卷挂在房檐下，时间长了会被虫子咬烂，取用时才发现里层已无法再用。这时，母亲会去村里打听谁家割宽竹叶，便赶紧凑份子剪回。竹叶宽大且韧性好，能很好地包裹住糯米，而且煮熟的粽子还带着竹子的清香。

在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，母亲包的粽子没有馅料，只拌点油盐，配料是“灰汤”。母亲从屋角取出珍藏的草木灰，倒入小箩筐，大盘架放两根竹片或木棍，将小箩筐置于竹段上，再一瓢一瓢地往草木灰上浇水。筐底下，酱棕色的灰汤汩汩流下，如此反复，直到大盘将满。草灰汤通常选用前一年早稻稻秆烧成的稻草灰，收集后储藏待用。为何不用晚稻秆？母亲只说老一辈传下来的，至今

我也不知缘由。

看母亲包粽子是种享受。她先用清水浸洗糯米，再用“灰汤”拌匀浸泡两个时辰。包粽时，三个箩筐围成弧形，分别装着糯米、竹箕、粽叶、马莲草和包好的粽子。母亲端坐其中，让我们边看边学。母亲的手掌布满裂口与老茧，包粽却轻盈如燕。她先把三根马莲草横放在竹箕中间，再拿来几片粽叶，头尾错开叠成一排，舀一碗糯米倒进粽叶里，慢慢压实后，再舀糯米填满、压实，最后包裹捆扎，一个精致的四方粽便成型了。母亲常说：“包粽是急不得的活计，心要静，手要稳。”确实，那些沉甸甸的大粽，每个足有两斤多，全凭一双巧手将松散的糯米凝成浑圆的结。

端午节包的三角粽简单些，两三片粽叶在手上卷成三角漏斗，填米压实，再用马莲草捆紧。我们学着包，但包出来的粽子不是松松散散漏米粒就是歪歪扭扭。母亲手把手教，我们却屡试屡败。母亲并无责怪，只说“谁包的明天负责吃”，我们便各自玩去，不敢再添乱。

端午前夜，厨房的灶膛燃着通红的火。母亲将包好的粽子层层叠叠码入大铁锅，木柴噼啪作响，火舌舔舐着锅底。母亲守在灶前，用铁钎轻轻拨动柴堆，让火势均匀。糯

米需经整夜文火焖煮，方能饱吸汤汁，变得绵软黏糯。我们兄妹跪在灶台边打盹，鼻尖萦绕着粽香与柴烟，恍惚间听见母亲与父亲低语：“明儿孩子们起得早，得焖透了……”

天未亮，厨房飘出缕缕甜香。母亲掀开锅盖的刹那，白雾裹挟着粽香腾空而起，模糊了她鬓角的白霜。我们争相拿出碗筷，装上早已切好粽块，再倒进冒着热气的红糖水，金黄的糖浆渗入米中，甜与咸交织的滋味在舌尖化开。

离家后，我很少有机会体会儿时看母亲包粽子、煮粽子、吃粽子的烟火气息。某年端午返乡，见母亲仍向倦着包粽，竹箕已换成塑料盆，箬竹叶和马莲草没有变，灰汤的配方也未变。母亲去世后，姐妹们仍延续着包粽子的传统，只是粽馅日渐丰盛：腊肉、咸蛋黄、豆馅……我始终觉得，草灰汤和红糖水才是粽子的灵魂。现在，市面上的粽子哪怕标榜用最好的碱水，放再多的红豆、绿豆、芝麻、红枣、五花肉、猪皮，我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。也许，那里面没有浓浓的母爱。

大瑶山的夏日裹挟着沁人心脾的凉意，一场骤雨过后，空气仿佛被大自然滤洗过，澄澈得纤尘不染。阳光穿透稀疏的云层，化作细碎的金箔，轻柔地洒落在蜿蜒的乡间公路上。我们驱车前行，下乡开展工作。

车子缓缓拐过一个弯道，就在这静谧美好的瞬间，一群灵动的身影跃入眼帘——活泼的猴子灵巧地在路旁的树梢跳跃，树枝在它们脚下欢快地颤动；有的在公路边缘嬉戏打闹，蓬松的尾巴如灵动的旗帜，在风中肆意挥舞。它们旁若无人地玩耍着，仿佛这片广袤的土地就是天然的游乐场，而我们这些闯入者，倒成了打扰它们欢愉的“客人”。这群猴子的出现，恰似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瞬间打破了旅途的寂静。

看到猴子们在公路上玩得不亦乐乎，我们赶忙停车，生怕惊扰了这群山林间的精灵。看到我们停车，一只猴子直接跑到车子旁边的土堆上，掂着脚立起身子往车里张望，想看看我们是否有吃食。我摆摆手对它说：“猴哥，今天纯属偶遇，没带粮食，我给你拍张美照吧。”我拿起相机，隔着车窗拍下它张望的模样。

“你可以下车拍。”司机说，“这些猴子不攻击人，也不怕人。”

听到这话，我放下戒备，打开车门下车，用镜头对准这群可爱的精灵不停地拍摄。一只体型健壮的猴子动作敏捷地在树枝间穿梭跳跃，每一次起跳和落地都充满力量，仿佛在向我们展示它对这片山林的主宰权；一只小猴子紧紧抱住树干，歪着头好奇地打量着我们，眼睛里闪烁着灵动的光芒；还有几只猴子围坐在一起，互相梳理着毛发，动作轻柔，画面温馨。这一组照片让我心满意足，觉得此行足矣。

猴子们似乎意识到挡住了我们的去路，在我犹犹豫未决时，它们主动走到公路边让出通道。上车后，我仍恋恋不舍地回头。

途中，我的思绪一直停留在这群猴子身上。我想，这绝非一次寻常的邂逅，而是金秀多年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生动写照，让我对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

金秀，这座享有“中国天然氧吧”“生态博物馆”美誉的瑶族自治县，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坚定不移的生态保护理念，吸引无数人的目光。走进金秀，映入眼帘的是连绵葱茏的青山，如同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片土地；耳畔溪流潺潺，奏响大自然的美妙乐章；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甘甜的气息，每一次呼吸都仿佛与大自然深情相拥。

这群在公路上自在玩耍的猴子，正是金秀良好生态环境的最大受益者。它们无需担忧生存危机，在这片广袤的天地上无忧无虑地繁衍生息，与人类和谐共处。看着它们，欣喜之情油然而生，对金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者的敬意也在心中升腾。

金秀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，始终将生态保护置于首位。游客们来到这里，可以沉浸在大自然的原始纯净中，感受它的神奇与魅力。而这一切美好的体验，都建立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之上。

邂逅猴群的奇妙经历，让我深刻认识到，作为金秀的一员，也要用心呵护每一片绿叶、每一条溪流、每一个生灵，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保护的使命，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
邂逅群猴

黄秀凤



扫码聆听更多美文。

赛龙舟

（组诗五首）
黄日康

水碧天蓝岸树葱，健儿列坐在舟中。桨分左右开弓箭，快箭离弦步调同。

（一）

鼓在舟头舵后居，收腰撑脚体微躬。凝神定气听信号，挥桨如轮浪里冲。

（二）

湖上龙舟列铁蹄，平波静待起雄风。一声哨响飞如箭，鼓动咚咚奋楫中。

（三）

初五龙舟碧水清，健儿观众乐融融。抬头忽见龙头奋，猛扑犹如上太空。

（四）

七星湖水彩旗红，鼓震山川壮士雄。击楫推波同竞渡，风生水起气如虹。

（五）

粽香里的家国情长

刘学贵

在岁月的长河中，端午宛如一叶从历史深处驶来的扁舟，满载着千年的记忆与情怀，悄然划入我们的生活，泛起层层温暖的涟漪。

晨曦初露，第一缕阳光温柔地洒向大地，唤醒了沉睡在时光中的节日精灵。艾草的清香在空气中袅袅弥漫，如同一位沧桑的老者，用低沉的语调诉说着岁月里的动人故事。那丝丝缕缕的芬芳萦绕鼻尖，是端午特有的印记。

家中长辈早早投入忙碌的准备工作中。莹润的糯米在清水中渐渐苏醒，宛如粒粒珍珠；青翠的粽叶被仔细擦拭，它们似是大自然派来的使者，带着清新与希

望。孩子们带着满心好奇凑近，长辈们手把手教孩子将粽叶折成漏斗形状，然后填入满满的糯米与祝福，再用五彩丝线精心缠绕。瞧，粽子的形状，是岁月沉淀的模样；丝线的缤纷色彩，恰似生活绘就的绚丽画卷。

当粽子在锅中欢快地翻滚，水汽蒸腾间，整个屋子弥漫着温暖与甜蜜。那腾腾热气，不仅仅是粽子，更是家人之间浓得化不开的关爱与牵挂。咬一口香甜软糯的粽子，细腻的口感就像一股暖流，缓缓流过心底，带来无尽的慰藉与满足。

走出家门，热闹非凡的龙舟竞渡映入眼帘。江面上，一艘艘龙舟犹如蛟龙出

海，气势磅礴。选手们精神抖擞，齐心协力，口中喊着激昂有力的号子，整齐划一地奋力挥动船桨。飞溅而起的水花，恰似拼搏的汗水在空中绽放的晶莹花朵；疾驰如飞的龙舟，仿佛是承载着奋进力量的时光之舟，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中破浪前行。岸边，观者如潮水般涌动，欢呼声、加油声交织成一首激昂的乐章，响彻云霄。那是人们对勇气的由衷赞美，对团结力量的热烈歌颂。这一刻，所有人的心紧紧相连，为了共同的荣耀，为了传承千年的伟大精神，凝聚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。

端午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节日，而

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，是家国情怀的深情寄托。它从温馨小家的团聚出发，延伸至社会大家庭的团结奋进，如同一条无形却坚韧的纽带，将我们紧紧凝聚在一起。在这粽香四溢的日子里，让我们心怀对先辈的崇高敬仰，怀揣对生活的热爱，在时代的浪潮中，坚定地划动奋进的船桨，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奋勇前行。

当夜幕降临，繁星如宝石般点缀夜空，端午的动人故事，又将在岁月的怀抱中静静沉淀，等待下一年的深情续写。而那不变的家国情长，如星辰般永远在心间闪耀，照亮前行的漫漫征途。

泗孤洲 “不沉的宝葫芦”

李千金

在武宣县三里镇勒马村的黔江古渡口上游西面约一公里处，有一座“河中孤岛”，海拔41.5米，高出河面约20米，被当地人称作“不沉的宝葫芦”，它就是泗孤洲。

泗孤洲土质肥沃，植被茂盛，生长着黄葛榕、木棉、樟树、朴树、龙眼、肥牛树等10多种树木。洲旁的沙滩与两岸风光相映成趣。泗孤洲在水一方，烟波浩渺时引人入胜，百舸争渡时惊心动魄，白鹭翩跹栖身时让人流连忘返。“泗孤洲林木繁茂，藤草丛生，风光秀美，宛如仙境。”游客由衷感叹道。

初次登上风光旖旎的泗孤洲，只见绿树环抱，古木参天，这座“不沉的宝葫芦”的秀美姿容，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。

那天，武宣县摄影家协会、武宣县作家协会、武宣县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泗孤洲采风活动，我有幸参加。协会会员分批乘船登上泗孤洲，船还未靠岸，便见几株古树从洲上斜伸出来，像是要抓住什么似的。树根裸露，盘曲如虬，深深扎入泥土。其中最大的一棵已然歪斜，却仍倔强地生长着。

踏上洲去，脚下泥土松软。野花无名，红得夺目，一只白蝴蝶在花丛中翩然飞舞。同行的摄影爱好者忙着拍照，美术爱好者专心写生，作家们则吟诗作赋。我却蹲下身，抓了一把泥土在手中揉搓。这土黑得发亮，捏得出油来，难怪能养出这般茂盛的草木。

洲上树木种类繁多，黄葛榕、木棉等名木皆有记载。最令我难忘的，却是那些不知名的野树野草，它们无人栽种，无人照料，反倒活得恣意。一棵小树从石缝中挤出，树干扭曲如蛇，却顶着满头绿叶，在风中摇曳。

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蓄水后，61米的水位线淹没了这片土地。那些被移走的古树，如今在仙湖公园“安家落户”，成了供人观赏的景观。它们可还记得泗孤洲？记得那些盘曲的根曾抓住的泥土？

水下的泗孤洲，此刻是怎样的光景？鱼群穿梭于昔日的树冠之间，水草缠绕着残留的枝干。阳光透过水面，在洲上投下摇曳的光斑。没有白鹭，没有蝴蝶，只有永恒的流水声。

人类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。大藤峡工程点亮了万家灯火，灌溉了万亩良田。只是不知那些被淹没的泥土，可还留有我当日揉搓的土块？水下的树干上，可还停驻着不肯离去的灵魂？

泗孤洲，这个“不沉的宝葫芦”，如今已沉入黔江腹中，虽然我们心存遗憾和不舍，但转念一想，它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存在。

泥土里长出的答案

罗美凤

十八岁那年，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由班主任送到玉米地里的。母亲从班主任手中接过信封时，手上还沾着红水河边的泥土，手抖得像筛玉米的竹筛。她是村里第一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母亲，而我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。薄薄的纸张，裹着玉米叶般的清香，把我从红水河畔蜿蜒的臂弯里托举到了远方。

儿子十岁那年春节，我们回忻城老家。看着他碗里玉米粥的来历茫然无知的样子，我突然想让这对在城里长大的父子知道，他们碗里的玉米粥到底从哪里长出来。

二月末，红水河边的风还带着寒意。婆婆领着我们去红水河边找早年开垦的那块地。我从老家取来的锄头，木柄磨得发亮，仿佛镌刻

着几代人的掌纹。丈夫摸了摸脑袋，迟疑地问：“真要下地？”他双握笔的手，此刻笨拙地握着锄头，显得格外不协调。儿子倒是雀跃，崭新的运动鞋迫不及待就要往湿润的河滩上踩。

翻土时，丈夫闹了笑话。他学着我的姿势挥锄，土块却扬了自己一身。“你们这些城里人啊……”我话到嘴边又咽下，忽然想起大学报到那天，自己拖着行李在月台上摔的那一跤。

播种时，儿子蹲在旁边看我泡种子。“这是在唤醒它们。”我拈起一粒放在他的掌心，洁白的种子在阳光下像枚小月亮。丈夫蹲在地头盘算着，见我按社家祖传的法子种下，终究没再说什么。

等待发芽的日子，儿子每天都要拉着我们去河边看。丈夫更是偷偷在手机里设了湿度

提醒，半夜还想打电话去瞧，被我劝住了。清明前后，儿子突然嚷嚷：“玉米肯定发芽了！”我们赶到河边，果然看见嫩绿的芽尖顶开地膜，像婴儿攥紧的小拳头。

没到“五一”，玉米秆就蹿得比儿子高了。丈夫站在玉米地里拍照发朋友圈，配文“夫人种的庄稼”。五月的第一场暴雨后，我们一起去扶倒伏的秸秆。红水河泛着大浪，汗水顺着我的脸颊滴进地里，恍惚间又看见十八岁的自己，顶着烈日在玉米地里看着母亲接过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模样。

去看玉米是否成熟的那天，儿子掰下第一穗玉米，举着饱满的果实奔向爸爸。两个城里人像发现新大陆般剥开青翠的苞叶。晚饭后，我特意用从老家带来的粗瓷碗盛上新煮的玉

米，丈夫深吸一口气：“这香气，超市里买的根本比不了。”

第二天去收玉米，装袋时，儿子把玉米须编成小辫，丈夫则认真地数着收成。红水河上的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，我忽然想起离家那年，母亲偷偷塞进行李的两个煮鸡蛋和两根玉米棒子。

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啃玉米，夜风送来树叶的沙声，像极了当年我熬夜复习时，窗外玉米地的声响。儿子突然问：“妈妈，你是怎么从红水河边走到漓江边的？”我望着窗外皎洁的月亮，像二十年的月光静静流淌。丈夫握住我的手，掌心的茧子还带着泥土的温度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：这条红水河养育的，从来都不只是地里的庄稼。

随笔